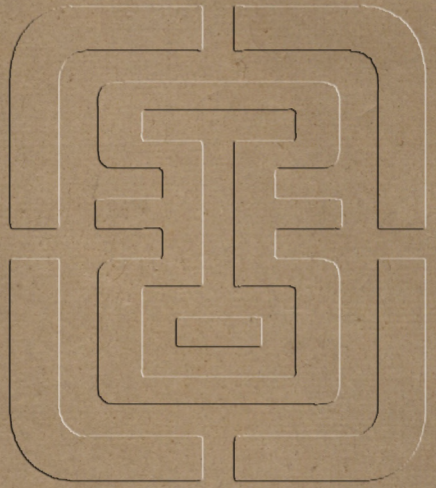




1565



匏翁家藏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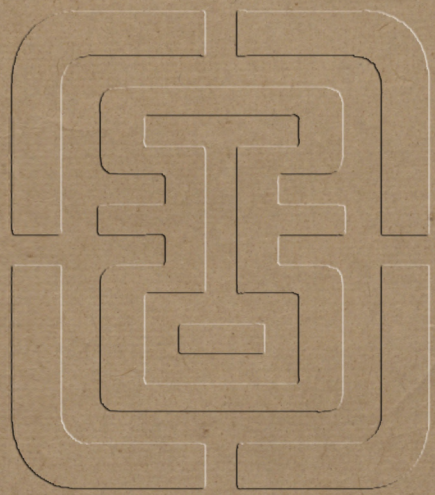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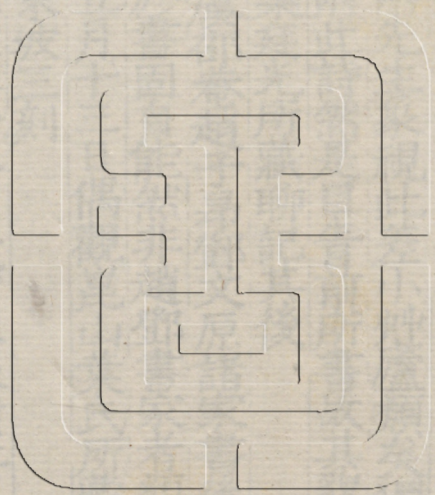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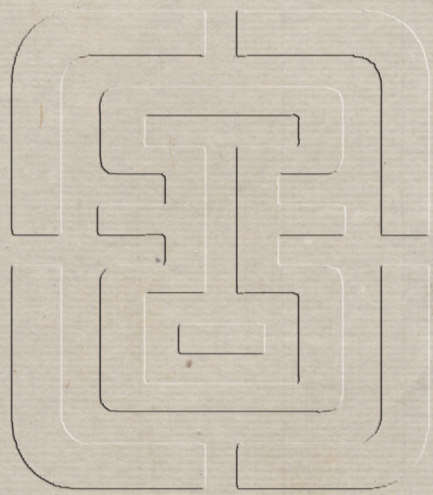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艸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髦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肯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寬既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評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為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為衢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并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真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既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即墨本題之以為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為卷蓋重其人也廬陵之書覽嘗閱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冲堂記并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特文

詞大畧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曾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十其季為季誠官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為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為後輩而沒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益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為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為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國初者數人而不幸槩以法免蓋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為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

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黃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降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為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為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一則皆物而我時取其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為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畱

意於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既得致仕之請將歸其鄉益以道自樂超然物外於八者且無一取而况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吳江莫景周嘗從中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予偶從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為契舊所抄當得其真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冰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蓋欲予為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為是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今

坡公二帖云石頭壩墳塋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乎丹稜今  
陳明遠爲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  
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  
水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  
既得其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  
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  
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  
者乎

題山行雜錄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蓋多有之鴈蕩則著矣

往年文宗儒爲永嘉令得一游每誇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  
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  
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  
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絕處臨之使人甚恐衰  
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  
衰聞之興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吳江風利扁  
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  
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總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總山之下凡一水石一更鳥以至器物人事之  
類皆設爲題而成雜詠五十篇蓋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  
總山也總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爲其先孝子

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因會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為在乎區區水石虫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虞先生為公會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久之亭祀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搆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歸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復圯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為縲紲鞭笞之所吳人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為魏文實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蓋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畢萬之後其得失所係

可拘拘於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為陳敬陸玘黃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蓋六人之一也鉞復為圖皆以贈金彥樞者彥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祺祐遊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朝廷方用重典予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為與彥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况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未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彥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蓋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涼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爲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錄舊說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擊之而缺以其言爲不然極是蓋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別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爲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奇字不能識況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

舉將仕矣竟以醫老千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蓋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爲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顧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塌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鼎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蓋百年則昌黎且未



生是真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爲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此聯句格力未老以爲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平若好事者託爲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孟敏墮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没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謝曰待子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觀東陽路西陳平

仲復義莊事竊歎平仲之賢然亦幸其曰不没于官其勢爲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爲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吳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嶺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臥游矣而仲山今爲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璧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為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竝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以此為先世物手補充之與真蹟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為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

弘治庚戌 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策士于 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 賜同進士出

身 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 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為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寬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曰 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艸茅一旦立于 殿陛之下得近 清光奉 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 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 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為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為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凜然如處其地恍然如 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 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益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頌也平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日收柳女信痛也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觀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母怨母怨徐姝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僅篋書翰叢積見此

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 敕諭

昔在 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饌所資擇產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斂例赴 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昂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戶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為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賴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 敕惟謹覽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益 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為善者凜然猶

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  
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  
後而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君訓戒之  
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為主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虫鳥無乎不具其  
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  
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  
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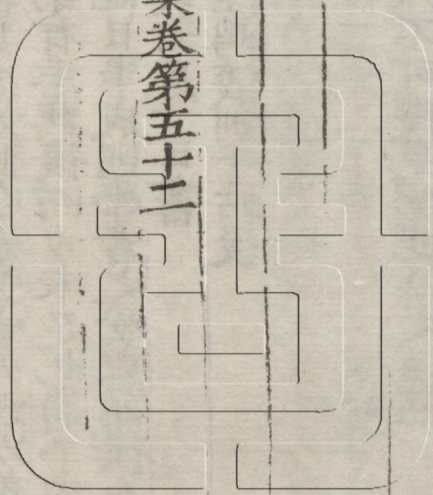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  
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即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

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絕入  
國朝又大發千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竝以科第  
顯為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芳官大理以義學為先世事恨其  
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  
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惠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  
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鼎儀訓子帖後

鼎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  
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於是鼎儀之沒三  
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閱此為之泫然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爲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閱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能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初閱之以爲山谷書不知其出於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絕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嘗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

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益鴻飛冥冥不麗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蓋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中予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予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呂沁水而已然列于諸公之間其為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

有所遺乎予於寅之亦未之識成憲携其詩來示并得其自序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寬幼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安若晞顏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手書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王女于成是豈虛語吾黨安居厚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為常人也宜哉寬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象故獨知其似閔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舊藏此今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爲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爲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辨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爲翰林編修黃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茲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矣仲山武選有

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錄之當窮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畧無怨對又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溫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爲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爲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爲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爲弟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蓋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

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篋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裱飾成卷冠以二季先生題字并舊圖一紙姪奕旣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荆公詩後

陳君堅遠舊嘗爲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荆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爲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竝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爲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

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釣圖

吳淞秋晚群魚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鑒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爲一賦之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爲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爲沈石田所藏以王汝大埋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真奇事也予憶舊訪王汝宅扁舟出沒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人



姓名不遂湮沒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王汝旣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壁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姪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王汝因令其子鉉與詩蹟並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於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竝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焉朱子書與黃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宮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

語及晦翁者猶有宣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久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閑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為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閑筆力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為鄭夾漈家物今謙齋宮傳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

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絕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群鳥翔集只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為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為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益公道終不

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畧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為人實似之蓋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曾為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亡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蓋止此當永為伏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艸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蓋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又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

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傳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益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其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翼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蓋亦類之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宰永嘉博平政績累著數為巡按憲臣

奏請旌異有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為不平者闕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於是衆相與餞之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為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為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蓄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舊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寔為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戶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錄于卷而請士大夫補亡蓋文鑑之賢而史氏為有後也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常者嘗預修永樂大典時事竝當得太學生乃不

屑就竟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蓋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顏魯公干祿字后刻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初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錄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錄三冊其孫戶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錄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戶部公以科

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謄寫之始復完具方公登第後初授興山知縣在

應天府事時

太宗朝滿考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

以事調衛輝適洪熙政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蓋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鬱而未發者有以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丘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

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旰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為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為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

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寬嘗閱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為業及 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儒繫籍至科舉 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 英宗為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 憲宗及 今上為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

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絕而耿氏遂為海內仕宦家之冠噫盛矣於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戶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寬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戶帖 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寶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是而見乎耿氏物為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為宣武指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畱居之故今又為盧氏人云

跋趙彛齋畫蘭蕙

趙彛齋為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隱君積學不仕益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幽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幽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

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幽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為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寬畫下蜀江山圖也蓋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劔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孟王在未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亡南望吳門輒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時名公卿多為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沐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

稱太保公謚時為監察御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為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為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諫議錄志程太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僊詩

酒僊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卽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亡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溫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溫書蓋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

肆安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

跋原已松軒賦

予舊見原已製此賦自以為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慎重益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密典重如原已者吾未多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真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為臨海葉夷仲惠仲之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辟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蓋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巖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



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  
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真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爲國不蔽  
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啓  
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爲大石聯句偶寄一時  
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爲  
之愧歎韜云自公畱題後菴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絕雖韜亦  
爲士大夫所禮噫韜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  
南宮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

能爲若輕重哉韜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  
以祥瑞來奏者不絕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朝廷之盛  
以傳播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禎  
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  
寫副本而正書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  
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  
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沒之矣予友丈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璧  
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臯  
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艸之類颯颯乎形於歌詠千  
載之下乃復見於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群雄角逐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群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為先務蓋與武王式間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為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總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蓋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為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

觀之餘為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詰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溫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聖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鞅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蓋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固溫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聞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

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 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蓋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干蘇太守史侯以君為人適與 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吳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歎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祿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號

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叙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蒙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并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

國初為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內史妙於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傳之至今安能使入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為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觀之餘為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虜之迫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弄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

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平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權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於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國朝益以科第發身子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安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

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  
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絕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  
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僖敏公印象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陝西惠政甚著  
西人感之稱爲黑鬚翁翁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蓋予  
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至吳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汴得之以  
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爲題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  
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  
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章重置家故物以揭本

見示蓋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  
爲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爲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  
典御藥其術旣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內直士大  
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間遠近皆赴往往入  
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  
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  
年其子汝礪親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  
示爲書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

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替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爰立之意圓吉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蓋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爲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別其妻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扶其目睛不得脫則引刀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鄭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益人心之不能自己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

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淪與堅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己予獨不然乎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雪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為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為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予何時得盡覽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內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并權銘量銘漢登隲討羌竹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做右軍帖魯公祭稿懷索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沒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亡且久

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蓋曾裘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裘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亡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固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刺木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提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錄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於朝奉大夫敕一道蓋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於是為至矣公既沒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蓋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吳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吳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飾為卷藏之惟謹噫吳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



日承天門聽 恩詔還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內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 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廬陵曾公從住持大警之請為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真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沒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為之未有出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說豈公沒後子孫為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愨為衆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為

此舉其為人亦可嘉已初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徙而西石委弃民家殆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廉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為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仲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畢奉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畧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為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王被賜藥方後

欽惟

皇上當

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閱

聖祖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

臣王王精於其術 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 賜之王既拜受  
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為家寶以臣寬在侍從之  
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寬仰而歎曰仁哉  
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可以守位曰仁益仁之為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  
之人癢竒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竝生於世焉耳故  
世之為術者亦多惟醫稱為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  
典為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  
包羅古今無所不備 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  
以為醫家之 賜豈非欲廣仁術於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  
以竝生於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 聖心之所在謹識  
于後豈特表揚王之寵遇而已若夫 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

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贅述者王被 賜在弘治丁巳八  
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吳寬拜  
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 御藥房供事者  
纔數人而已蓋居 禁中典 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  
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己未五月  
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 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  
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歸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  
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  
于 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蒙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  
承醫業深得其妙曰暮出入小心恭謹 皇上念其勤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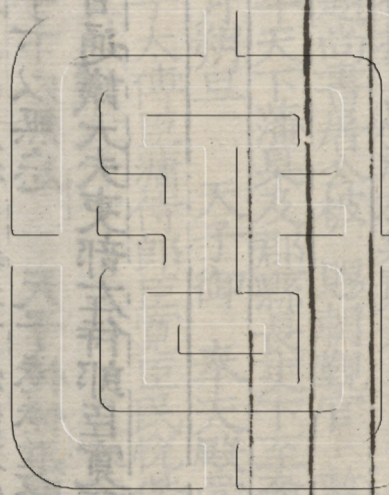
其功績又重其世醫之子乃有此 賜是雖出於 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 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 賜朝覲官 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 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 天子御 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瀟侍郎臣寬臣民悅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悉有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瀟等三人亦被 賜一通焉蓋凡 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試

而省成耳大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瀟以 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寬幸從銓曹後獲躬逢其盛顧所被 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 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云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早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  
欸容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費父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  
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并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  
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  
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益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  
徒尤有學行國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  
還惟一弊篋家人啓之得布裹物其重意其律貲也視之乃官  
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  
孫貧乏亦其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墾為

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盲無妻子且入存卹院嗚呼世儒之家  
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  
而紙墨竝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  
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英得之朝  
英保愛其真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凌鴻臚季行為書此卷季行既沒無字書畫散失後二  
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菘葉惟立見而購之蓋惟立  
為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弄惟謹  
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

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  
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  
僉都南臺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  
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敕六  
誥十一總為一編名 累朝恩命錄以寬辱有契義奉刻本見  
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感其尤盛者  
則莫若公之派也蓋聞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  
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  
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其先世君子以 朝廷與之為非濫  
而林氏受之為非倖可謂 上下文得者也若公為人德學純

懿士論推先達于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已則此錄始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棉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舉職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為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亾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被髮左衽中國皆其人矣蓋召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為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為群臣推奉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

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蓋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贊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為戶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既為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溫翰林謀游張公洞輒為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為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益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為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末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營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宦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頃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為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

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寬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

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觀字惟顥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顥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惟顥家藏先世宋敕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益歲久之理當然也此敕為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尤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為至寶矣此敕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蓋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弟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為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亦與焉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曾謹錄移文飾為軸懸之以侈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益公之去上不特加之官而已陸辭之日復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為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畱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畱則所以為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畱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羨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



時已爲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總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  
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 上深  
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  
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 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爲得  
師而士大夫則賀 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  
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貼成卷持以相示寬覽之非  
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 上之得賢能用而  
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  
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寬押字蓋寬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真蹟

趙光祿家藏二王真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携  
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愴然相與閱之真一快也

跋王獻之真蹟

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秘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爲寶晉  
刻石即比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  
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  
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令孫太常志同者蓋非志同契合之厚  
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爲人雖貞伯没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  
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旣不幸即世  
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

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為隸古刻石以傳永  
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蓋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  
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  
于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艸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為吳氏子孫皆  
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  
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歎其妙若此篇槩  
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樞也都憲顧公  
示此因以論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紉扇絕句一首海虞盧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

季嘗從楊鍊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  
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曾孫用才用才傳  
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  
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蓋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  
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既感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  
又見其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為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  
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  
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  
為禮如此何其卑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真足以動之歟然澄能  
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

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為工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

文皇歷事累朝寵

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二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公苗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為中書舍人至是公沒既久

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

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益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盛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

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悅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為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蓋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為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益公寫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  
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  
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  
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  
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  
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  
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  
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清古有法若其後跋  
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  
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講同生 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  
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爲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  
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爲人取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剗去然甫百  
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閔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直能  
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  
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爲文侍  
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  
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爲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圖窮未已蓋宋江貫道所作曾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章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絕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鄺君旣刺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爲大儒者得於家學爲多蓋遺書沾漑旣足以成乎內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僞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筆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旣歸後發者爲宮諭斬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畢此數年爲上策自餘真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舊作明皇講易圖爲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廬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爲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於先世一物

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美譽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顏氏家廟碑

此唐顏氏家廟碑為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什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為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為完物乎況此額為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絕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并詩凡若干幅皆真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

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畱犢則清而激矣然今仕者寧有畱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為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為政必知所慎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秃筆作大字遂為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其弊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為工是真所謂醜怪者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吳寬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  
足以爲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爲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  
者固無容議而爲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  
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  
自負太奇寧墮乎人之計不愧乎天可知豈同舍亡金之難辨  
將遠附乎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冤者  
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而寬昔童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

扑以麾連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惟夫何寬之不幸而先生  
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託體於靈輻既驚而定有哭以  
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於有司及大廷之對策何

天子之寵綏原寬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為誰臥龍之山  
上葬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維劉  
太常直筆之可垂亦有文藁其光陸離行刻木以傳世維丘刺  
史精擇而無遺夫先生之為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  
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覽之力所能者而即為緘詞  
遠奠薦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寬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鄉先生

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平 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  
云亾還葬有期我有哀誅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內閉坦坦  
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  
為文勢如懸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己巳龍輿北狩給事  
禁中公也雷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  
國事臣子之疾卒却疆虜都城如舊軍興告病出參陝政克瞻  
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徭獯  
跳梁輟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替走獯狂嶺外  
單車漢之祝良徭獯既懷惟此獯狃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  
有堡有庾有困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  
勞矣未可丐閑六卿之亞召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  
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闕彌逢 國有外事亦復勞公



黜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平貴顯莫逾耀然一儒如齊宴子  
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  
希文爲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推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  
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鼎銘  
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平學識之長才德餘事  
有如不亡未見其止 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沒也計聞震悼  
宸衷 賜謚易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 恩被始終凡民有喪  
匍匐酸辛有如我公平由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  
鑿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  
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監察御史褚君昌胤

之靈曰嗟嗟昌胤昔登賢科名顯于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平  
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于位矣而巡歷數州適兼平校人之  
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爲意  
也今則一病決旬譬莫爲投舍館方遷溘焉永弃氣將絕而復  
嘘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爲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客囊蕭條  
斂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于次雖行道者側然況乎鄉里知舊  
不爲之灑淚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冀且薄  
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爲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  
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獻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

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場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寬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內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爲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千年而長逝慨祿養之不終况恩封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母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友解元賀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纏綿我半月寡笑與言言及此來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

既病甚命也在天奉身還家俟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天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折卷墳名實多首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滿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扶護維兄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今也則亡舍館實捐醵豆在案往矣勿遑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于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遷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遺奠

也夫送死有與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與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為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于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壽而天則莫知焉我仕于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嫻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子又損數年顧影

孑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為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已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且清酌庶羞遣姪奎奕與于故原已院判之靈曰自子別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為孽其後一絨置此不說我意子病勢當漸脫孰知訃聞纔距兩月暴蹟宛然尚可展閱昔者之來豈遂訣別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懷藉此慰悅子既南宮尊俎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沒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鬱士行既修世澤未

竭子於人間亦可活所爲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文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潤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冥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

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傲旁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爲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更東浙衆曰宜哉文爲君慶到郡未幾砭砭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爲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預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

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  
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 今上之初  
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侈以祿位輟之官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  
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內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  
避乎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成  
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况易簣之時而今命  
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備今則 卹典既  
加復 賜之謚出 朝廷之殊恩為儒者之極致獨惜乎  
當代之燕許傾亡其手筆尚候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春  
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群  
鳳聯翩莫不在乎喪次則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為公一慟而收  
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  
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  
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  
俄遭內艱驥足未騁及茲服闋復來京師臥病族舍骨立形衰  
僮僕遑遑蓋焉就木有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  
如君之賢其人幾何自昔有喪匍匐往救曷以為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巳酉諸生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馳祭于少師  
文靖徐公之靈曰寬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蒙  
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

進後輩諂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 朝惟恃忠誠  
巍巍黃閣高不聞聲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默相之力

天子仰成 寵任之重不替而增公固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  
已有疾忽嬰終獲所請勢位已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  
歎亦有黎氓公之厚德于茲可徵曷不囑公長存典刑何奪之  
速天豈曹曹殞于高堂南望宜興未能一慟中心怆怆聊此叙  
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已擢高第徧歷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遭逢 憲皇  
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詞林用不  
以次 今上之物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巖之地乃職論思  
乃典內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稟受清明之氣公能承載

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  
實則密緻謂公量宏實則謹畏忠言 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  
成從欲以治補益則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 恩旨  
慰畱莫奪其志歸榮幾時有訃忽至 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  
輟視朝爰及贈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勩嗟今之人有望莫致謂  
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况  
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唱薄奠遙馳惟寓哀思

祭文溫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溫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内外外與  
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嘉博平竝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

召用君當稱首讒言阻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丞實負予歛其  
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  
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  
薦揚有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溫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舊令載贍如獲慈母興利除弊扶弱抑強或  
怨或詈吾身自當秦疏迭陳莫匪民事或格或行吾力已至終  
欲引去自刻無能民則固雷身不可與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  
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  
縣奔趨競以財賻衰服纒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  
訃數月時一戚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命聞  
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泉臺

###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同年友故  
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  
義同師傳竝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軺  
官簿初注乃入內臺曰為侍御出巡淮南外嚴內恕憲體凜然  
執要是慎爭避遠之不俟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去國數年  
萬里旅寓居炎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清譽臬司屢遷  
聞望愈著下無寃民如豁雲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制民夷  
得專一路救故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窮才則甚裕起則何淹  
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  
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凡我同年哀莫能助遙具薄筵

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夢當寤為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朱眷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平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恙高蓋橫金安此祿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忽傳 帝念近臣何以爲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敢希子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虧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繫官于朝微言可緘薄奠斯致遙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爲縣豈曰富疆實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袞職補闕詎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溘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卹典有臣如公 天子忍忘何以 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弔而走吳山伐石宜刻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王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王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父內臺之副為古中丞界以畱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餉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耻素餐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 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

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別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婿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計音忽傳嗟孺人持行寔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闈子孫森森美矣田園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寬母道存焉啓殯有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吳寬以柔毛之真告于以妻宜人陳氏之靈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實借馬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願復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于茲悲痛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謂遣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為佳匹維都憲公有武有文宣力四方為國樹勳閨內非公能不顧顧則縈心有勳葛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沐高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

譁嗟未以人俄以人報告哀于朝維子之孝昔都憲公賜葬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典卹典所頒爰視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先達薄奠遙馳忝居鄉末

焚黃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二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齊昭告于顯考府君顯妣張氏曰壬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我顯考拖疾拜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璽書繼頒不及親捧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恩典豈寬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瘁以鞠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祿養靡從痛恨無已茲謹錄黃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祇奉休命音容茫茫悲慕不

絕嗚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二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孤子寬謹以牲醴之儀  
敢昭告于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  
于斯迨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年  
于茲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庠有池本原之地有大  
其規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今者不幸溘焉弃遺靈爽長存沒且  
有知眷戀茲地冤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著存于心如覩  
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構肯菑一觴陳告聊寫  
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頤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

于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巳下啓行維是  
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  
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竊官祿實賴先  
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載考滿十二月四日  
荷蒙 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  
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  
妣太宜人王氏竝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  
之餘悲喜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 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

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于身叨佐銓  
曹倏經三載伏蒙 恩例推及惟均乃於今晨獲受 誥命祖  
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  
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  
加贈淑人 誥詞煌煌立蒙褒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錄一  
通先備焚燎家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  
謹以酒饌同用告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儻然逞兮不可  
畱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  
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  
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娛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  
念姬周之俶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  
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耻於  
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羞自以為得計孰  
知鷲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  
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詬之與

負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歟鑿之不遠兮何無疆之  
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  
得兮屈爲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  
悲夫花落兮故宮艸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  
恃強力兮爲國雖蹙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  
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荆蠻以讓國兮任  
泮水以爲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膏澤瞻清  
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  
哲之坦途

各鬚文并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詐一日覽鏡始  
悉其狀益其過在鬚也爲文以答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  
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  
於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爲我有初焉  
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揉其密如林其豐若部其直  
如戟其蓬若帚旣非清眉之映目豈若鬢髮之在首不取人悅  
徒增我醜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旣駭生客  
亦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答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  
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  
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  
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答答將安施言已忽見  
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  
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脫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

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歧步履從游讓汝一武繫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為汝役實為汝賊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芥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於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薨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馬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闍寺薰腐之除我即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群行汝豈弗知况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

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美費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靜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鬚一笑歡好如故

湯媪傳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媪媪少遇為癡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鈞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

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  
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  
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以爲知言媼復  
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  
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爲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  
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  
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畱侍終身  
諸姬患之相與譏於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  
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慍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  
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

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  
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  
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爲  
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  
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  
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  
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旣而公拜相夜則思  
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  
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  
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  
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  
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於洛後夢朝廷因有溫國

之封媼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  
誣也

### 端友傳

端友益春秋時衛人端本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  
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  
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  
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  
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  
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  
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  
坐以爲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爲文字交它日東阜曰木  
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栽

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碩  
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爲人外若峭厲而  
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  
吾忘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貯  
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勸輒更端  
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  
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  
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爲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  
左右無不如意有以韞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  
穎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  
遂弃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蓋其平日靜厚



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黑之說顧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絕素患渴疾醫有并華者治之輒愈蓋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并華疑其待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殯願公勿行浸潤之諧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謂我為貪暴平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穎之傳如泓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駟僮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遺

而不錄歟其族人阮有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皿君曰鐘曰鼎曰黼曰黻鮑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歛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出而歛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此德於王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歛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哂然而怒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徽謂龐士元曰鳳靈鳥也士元有隱德差可擬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哉為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

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旬其匹  
鳳也益然矣故世亦有以鶴擬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  
在雞群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別白於世宜  
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蓋先  
生生今之世可謂 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于旬矣  
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真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  
臞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  
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臞哉其必有說也  
蓋事苟有樂于心則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  
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竟能言之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  
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  
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臞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

食而無曩素食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若鶯泛  
泛若鳧附人若鞵上鷹攫食若道旁鳥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  
己丑閏月十七日

己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早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  
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  
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  
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  
竹茶爐爐有瓦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煮之火始然而  
湯已沸又爐內埶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  
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  
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己巳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犇牛庚午至

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何出約至瓜洲俟于江口辛未雨癸酉  
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澄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子  
約表弟滄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二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  
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澄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洲  
曹氏乙亥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己卯宿灣頭  
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于孟城驛  
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銳于都參將勝私第午  
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輝晚至清江浦邵文敬負外吳文盛主  
事來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  
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畱軒中題高彥敬山水卷卷長丈許奇  
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  
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己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

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黃家輝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  
頭乙未宿沛縣丙申兩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宿師家  
莊己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于公館庚子飯洪天  
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  
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祇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  
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顏廟入謁  
已始至闕里謁先聖朝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衍聖公孔弘泰導  
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蘖爾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  
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賓堂見三氏學諸  
生衍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寧陽  
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已行至此  
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陟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

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巡河至會于舟中宿鄭  
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已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  
宿直沽壬子宿蔡村癸丑宿葉村甲寅乙卯大風黃沙蔽天  
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為孟浩啓殯飲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故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  
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歛之費亦假貸于人茲欲舉葬  
先壙而妻女纍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  
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槨周於棺必也金  
重於羽聊持短疏兼致計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  
者矣

為何令飲金疏

蓋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艸之老人  
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於傳  
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久瀝壁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  
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俸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懼乎  
餘禍在縲紲而非罪事類治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  
叩園扉而飲食或絕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既乏緹縈孰為  
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強近之親使無回生之仁人徒有庾  
死之惡日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  
而受萬是為欲富平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苟完居室無盡美之意  
逮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肇興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

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  
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  
胥口當門慨吳相伍員於百世角頭接壤懷漢家四皓之一人  
猶嫌為陸地行僂直欲作風塵表物厥既得卜方鳩僦功木既  
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瓦豈有足而汚者為王承福度量於崇  
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間  
之厦絕異聊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  
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藻句

拋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詫函空  
拋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拋梁南窗戶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  
拋梁北萬里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

色

拋梁上舉首浮雲真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  
拋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汗濁之中鳳覽德輝  
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雷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  
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并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  
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  
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  
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奈遭歲之不易

兮迫死期於旦暮幸吳楚之小康兮將喏口而待哺聊假息于  
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爲群兮相攜持而南下朝攬  
采乎鳧茨兮夕窳伏乎宿莽彷彿於河濟之孺兮又乏舟楫之  
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什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  
爾其何辜兮遭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  
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  
正供而誅責豈駮札之蕃養兮爲軍興之未息抑瓴甌之搏埴  
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筆楚  
之強號兮兼敗官而貪裏有一於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  
愚尚有知 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舉弊事而悉改兮行慎  
擇乎有司闢言路而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兮且蠲租兮已責  
勸兮賑飢寧汲黯之矯制兮遣富弼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

今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爲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  
率用此道若數求哲人旁招俊又是已屬者海內禍亂朕率豪  
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  
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其入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  
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苟有其  
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  
徒然哉粵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蓋欲聚學者  
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寤

寐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于茲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為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朴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為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於用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子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茲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佳節再臨單官假於中旬之末清朝共立聲私情於一日之間僉謂故事之當修維其時矣強

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自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叙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賓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語詢之蓋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為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者家譜為族人藏甕中埋于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屢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說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竝立堂上一內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與手敕行寬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沒時年已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購屋俾居其旁更給以衣食其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蓋平生惟務損已尤不能作偽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有德之士吳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為法而尊敬之者無間年七十七以寬忝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



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替成異事其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沒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封及以恩例蒙葬祭之典入以爲賢德之報也

妻陳氏爲吳中大家女家在閩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失特爲置妾竟得二子而撫愛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制詞但仗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以妻事畧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訝幸甚李謝二先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寬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

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  
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  
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茲黃文選便敢終仰瀆  
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別楮惟是率易負謹  
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夷狄其貴賤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苟求安  
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  
侮我愈多蓋失其所以自貴而忘其所以為賤也絕是數者使  
人知中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其等者此則我 祖宗之  
威也此則所以為 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夷狄強盛  
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

夷狄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  
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  
請已至宵旰憂慮遂勞 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

出於 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

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

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

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

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

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

特在於養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

歲分番畱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

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

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為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 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瑛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為苑圍居則為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為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二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

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為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虜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手則恐病壘相關唇齒相附虜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為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謫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為雜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虜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

種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  
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為者乎雖然  
趙充國有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為此言  
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 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  
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為  
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非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  
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  
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  
過數月况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  
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 祖宗立法甚簡蓋

欲 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 東宮殿下年漸長  
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為 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  
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  
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  
庶民亦然况為 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  
于中闈不若出就于外傳居 儲副之位遵 祖宗之法親  
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 皇上特 諭 殿下早  
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 睿  
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親賡謹具奏聞

問安疏

私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以疾免朝是  
日晚太監陳寬傳 旨因風寒感成疾欲要  
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  
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並出告 止漸安反  
明日諸司各  
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 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 天顏實切瞻戀伏望 皇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為此具本親晉問安伏候 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為老病乞 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 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亦當求退況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 聖聰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

輒發精力久耗近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無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 恩旨勉畱不勝感激今復上一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 准令致仕以

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隴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十日

進十二日奉

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為養病之謀也伏蒙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過為褒獎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命之罪再陳籲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

損於時深為可惜伏望

皇上改頒

恩旨特遂私情

賜

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

聖旨卿學行聞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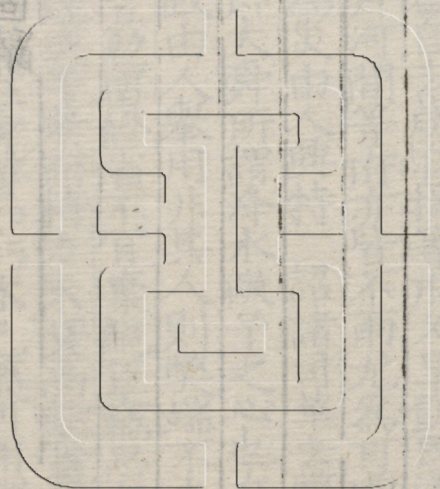
第三疏

謹奏為老病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 聖旨褒獎勉留感激無已再蒙 欽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 遣內臣 賜以酒米等物自念菲才當此 寵眷雖嘗力疾望 闕叩頭私心以為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 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

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  
不容自己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  
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為可慮仰惟 皇上朝  
夕憂勤以為災由人興特 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  
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浚水儆予之心也在 廷之臣聞 命  
恐懼以為政由人舉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  
蒙 聖旨勉畱修省不肖棄絕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  
而志氣方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  
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全不  
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  
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畱特許致仕還鄉非惟  
下遂私情必然上回 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為

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顛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  
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不允其勉起  
供職不必固辭

餘卷第... 卷二十七



共... 不... 固... 報... 聖... 音... 炎... 異... 不... 變... 而... 宜... 同... 吐... 納... 皆... 職... 事... 傳... 悉... 日... 不... 古... 不... 大... 其... 儀... 致... 聞... 大... 辨... 殊... 首... 在... 月... 十... 六... 日... 癸... 十... 八... 日... 奉... 此... 具... 本... 再... 令... 奉... 人... 吳... 對... 好... 致... 醜... 望... 懸... 以... 不... 都... 恣... 財... 之... 至... 虧... 且... 養...

